

力行社傳真

喬家才

鄧元忠博士所著「三民主義力行社史」，是一部非常真實的現代史，讀後令人感慨萬千。力行社是一個救亡圖存的組織，所做的民族復興運動，為中華民族抵抗日本軍閥侵略，奠定了八年抗戰的基礎，以弱敵強，獲得最後勝利。可惜這個極具力量的組織改組為三民主義青年團，由秘密變為公開，消失了革命力量，無法對抗共產黨，才使大陸變色，令人浩歎。

力行社組織和紀律非常嚴密；力行社史說：

「對外絕對不准洩露自己的組織身分，就連對自己家人也不得洩露。」因此不為外人所知悉，而日本軍閥又非常畏懼這個組織，力行社在華北好幾次粉碎日寇的陰謀，日寇誤稱這個組織為藍衣社，誣鯤宣傳，予中外人士以荒謬不實的觀念和誤解。力行社史問世，使力行社的真面目大白於天下，澄清一切謬誤，以正視聽，功德無量。

這部巨著客觀、翔實不偏不倚。對我個人而言，解決了不少疑問，也證實了許多事實，獲益良多。最重要的四點，值得敘述。

民國二十四年三月間，我在太原被山西憲兵抄家，將我逮捕，在憲兵隊部關了一夜，第二天送到後霸陵橋榮鴻臚的警備部，戴上腳鐐，關了八天。我為甚麼被捕，又被抄家？五十年來百思不解。我曾懷疑，是不是因為二十二年十一月間，戴雨農隨侍委員長蔣公蒞臨太原，我曾到山西大飯店看他，並陪同他和八位同志在我寓所談話？如果因此而被逮捕；為什麼事隔兩近半年，並沒有對那八位同志下手，可以證明絕對不是。於是我之被捕，成了了解不開的謎。

讀力行社史一四七頁：「山西省：田傲霜（因案處死）、楊濤。組織被閻錫山察覺，專電蔣公，請求撤消。」我才恍然大悟，解開了五十年來解不開的謎。

田傲霜係申傲霜，誤把申字斬頭去脚而成田，楊濤亦係誤列。當時我係「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科」山西負責人，二十一年三月間，申傲霜來太原，告訴我復興社已經成立，南京方面的同志要我在太原多盡點力，待了兩星期，返回南京。四月間梁雪庭也來太原，帶來復興社的命令，派申傲霜、梁雪庭和我三人為山西支社籌備

，楊濤亦係誤列。當時我係「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科」山西負責人，二十一年三月間，申傲霜來太原，告訴我復興社已經成立，南京方面的同志要我在太原多盡點力，待了兩星期，返回南京。四月間梁雪庭也來太原，帶來復興社的命令，派申傲霜、梁雪庭和我三人為山西支社籌備

委員，我才填表宣誓，正式加入。梁說申屬軍會，他係青會。

申傲霜長治縣人，黃埔第二期畢業，山西學兵團出身。梁雪庭文水縣人，黃埔第四期畢業，為孫文主義學會會員，同葉維的交情很深，他到太原，可能係由葉維推薦。我因負有特務處的工作任務，故對組織工作出力不多。後來聽說申傲霜因洩密被制裁，與學兵團有關係，但不悉詳情，梁亦不再見面。

從力行社史的記載研究，很可能因為申傲霜介紹他的學兵團同學參加復興社不謹慎，洩露了山西支社籌備情形，而他的同學出賣了他，向閻伯川先生告密。閻先生以為復興社在做他的兵運工作，要瓦解他的軍隊，着了慌，將我逮捕，又電蔣委員長，請求撤消復興社活動。結果，一通電報斷送了申傲霜的性命。

山西憲兵抄我家，翻箱倒櫃，非常細密，結果甚麼也沒有抄出來，祇把放在桌上的「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科章程」拿走。大概憲兵部把這份章程一併移送警備部，軍法官研究這份章程，我並不犯甚麼法，無法判刑，所以關了八天

解開五十年來的謎

，要我找保釋。

離開警備部，我不敢回家，第二天早晨乘正太鐵路的早班車，逃離山西。回到南京，不但得不到安慰，連被捕情形也不詢問，送到杭州受訓，無異是一種懲罰。我過去三年盡心竭力，結果如此，真是豬八戒照鏡子，裡外不是人。現在看來，所以如此者，大概以為我之被捕，與申傲霜洩密案有關，我也應負責任，不但無功，反而有罪。

力行社非常重視保密，力行社史曾舉例說明，康澤為常務幹事，誤將易德明辦公室電話號碼告訴憲兵第一團團長張鎮，會被彈劾。鄭吉康將機密文件偷出，賣給谷正綱，而被處死。葛武榮將組織秘密洩露給陳立夫，幹事會決議處死刑，因蔣公未批准，得以不死，而被開除。申傲霜所闖的禍，更為嚴重，死固應得，但我是被害人，要我連帶負責，豈不冤哉枉也。

賀衷寒與戴笠不和

賀衷寒和戴笠不和，的確影響力行社幹部團結，是一開始就發生的不幸事件。力行社史三二六頁：「賀衷寒曾向滕傑提出特務處已開始獨立負責，對團體決定的事，則須向團體負責。」

賀衷寒對戴笠有成見，說特務處要獨立，要改組特務處，是因為領袖交戴笠辦的事情，沒有向他報告。實則領袖交辦的事，戴絕不能洩露，

也不敢洩露。賀不應該要知道有關領袖的秘密，這種要求已經過分，難怪常被人誤認他有做領袖的野心。當時滕傑任書記，清楚事實以後，嘗著他們兩人，作了「領袖交代的事，應直接向領袖負責」的決定。可見戴笠並沒有錯，特務處也沒有要獨立，錯在賀衷寒要求過分。

戴笠是黃埔第六期，在同學中期別最低，非常吃虧。當領袖要他主持特務處工作時，他說：

「我不能做這種工作。」

領袖問他：「為什麼？」

「團體當中，許多人都是我的老大哥，而且這種工作本身就不容易做好。」他一開始就料到前期同學不好對付，一直到死，賀衷寒都在打擊他，不會幫助他。

若按年齡來說，他在同學中才是老大哥。據力行社史統計，當時幹部們的年齡排列：胡宗南、曾擴情最大，都是三十七歲，戴笠其次，三十六歲，鄭介民三十五歲，賀衷寒三十四歲，蕭贊育、滕傑、鄧文儀都是二十七歲，酆悌和劉詠堯祇有二十五歲。戴的社會經驗的確比其他幹部豐富，處理事務高明的多，他胸襟開闊；老練謹慎，顧慮周到。

軍統局禁止打麻將

二十九年我任軍統局督察室主任，正在雷厲風行禁止打麻將。督察室為執行這一項禁令，奔走呼號，全力以赴。我非常贊成這個禁令，打麻將不但浪費時間，往往發生衝突，損傷朋友感情，有百害而無一利。不過對打麻將要槍毙人，甚感訝異，不知這個禁令從何而來，讀力行社史，才知禁止打麻將，是力行社的規定。

力行社史一七八頁：「力行社社員之採取了生活限制條例，限制社員個人薪金收入，禁止浪費、奢侈，不准打麻將、娶妻太太等，皆是共同策勵，係修身進德之舉。」

在八年抗戰中，戴笠所負的責任非常繁重，除了對敵情報戰、游擊戰，對敵破壞，懲治漢奸

，策反偽軍；又要維持大後方的治安，兵工廠的安全，還要搶購物資，負責緝私，每一任務都勝任愉快，做得有聲有色，不負蔣公培植的苦心，的確成為有力的助手。不過因為他所負的責任越大，權力越擴張，所遭受的妒忌和打擊，也越重

大。賀衷寒地方觀念很重，他擔任力行社書記時，滕傑曾勸告他：「不要將湖南人放在身邊，以免別人誤認同鄉之貴於團體。」戴笠則不然，用人惟才，故能統率指揮十萬同志。他係浙江人，可是軍統局同志湖南人最多，先後主管人事的李肖白、龔仙鈞都是湖南人，管錢的徐人驥、管軍法行動的徐業道、管總務的楊隆祐也都是湖南人。這一點賀衷寒就很難做到。

中居，桂慶勸不改，乃在幹事會中提出，決定照章徵罰，讓戴笠親自處理此事。戴對胡申言，此爲團體之決議。胡乃告家人，謂將出行一星期，實際是被禁閉一星期。革青會員羅綱，亦因玩牌被禁錮一星期，並寫小楷五千字。」

戴笠是一位力行社的忠實社員，雖然力行社已不存在，而對力行社的禁令尤奉行不怠。不過抗戰時期，面對強敵，許多同志在敵區拚命，更不允許在後方的同志浪費時間於麻將桌上，爲了要禁絕，加重處罰，呈准改禁閉一星期爲死刑。

使這個禁令更爲生效，無人敢拿上性命來嘗試，戴笠的政敵、日本軍閥、美國的情報檔案，

都把他描寫成喜歡殺人，其實正好相反。打麻將要槍斃人，但自始至終，並決沒有殺過一個人，而軍統局却能禁絕打麻將的風氣。我任督察室主任後，一連兩次紀念週，他責備督察室沒有給他捉來打麻將的。捉來就得賠上四條人命，豈敢兒戲？所以我提出抗議。

我問他：「捉住打麻將，爲甚麼要槍斃人？」
「你說爲甚麼？」他不正面答覆，反轉來問我。

「是不是要大家不要打麻將？」我再問他。
「是。」

「不槍斃人，就沒有人再打麻將，行不行？」

「行。」他很肯定的說。

「現在已經沒有人再打麻將。」我說：「如果你捉住打麻將的，槍斃五個人，我來作陪。你責備督察室，我要抗議。」從此再沒有在紀念週

真傳社行力
責備督察室。

鄧悌冤死長沙大火

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輕言焦土抗戰，不見日本人影子，就一把火燒了長沙，鄧悌被他愚弄，做了替死鬼，湖南人很抱不平，說三顆人頭萬古冤。實則鄧悌在三年以前就闖下大禍，不是賀衷寒在旁講情，聲淚俱下，三年前就被槍斃了。

蔣公對鄧悌印象極壞，在力行社幹事會說他「愚而好自用」。

力行社史說他「對金錢看得很緊」，一點也不錯。十六年「張黃事變」，佔據黃浦，第六、七期同學陸續離粵北上，顛沛流離，情況極慘。

時鄧悌在上海，負責黃浦同學會，手中掌握一部分經費，我就找過他兩次，請他救濟北上的同學。他看緊腰包，一文也不拿出來，毫無結果。

二十四年他任力行社書記引用私人如陳光國等，並在社內排斥蕭贊育、潘佑強、劉詠堯等，引起多人不滿。本來蔣公與汪精衛合作得很好，

汪任行政院長，政治方面相當安定。力行社有一不對外的刊物「司令塔」，有一期中夾了兩頁，申言計劃刺殺汪精衛。有人將此兩頁送給汪看，

汪大怒，以示蔣公，蔣公亦大怒。

主編司令塔的傅勝藍判了兩年徒刑，但仍要

鄧負責。離開蔣汪關係，問題太嚴重了，力行社幹部認爲組織已被敵人滲透。又共產黨秘密刊物

中時常登出力行社的機密文件，可能也有共產黨滲透入組織，由戴笠負責清查，注意力集中在鄧悌引用的新入，特別是陳光國。

陳光國與鄧悌的小舅子孫茂柏係金陵大學的同學，透過孫的關係，得到鄧的賞識，帶到力行社，可謂登堂入奧了。陳被槍斃，對鄧十分不利，蕭贊育認爲當時蔣公的確懷疑力行社要刺殺汪精衛，此懷疑使蔣公與力行社關係疏遠，而影響了力行社的發展，最後落得改組爲公開組織。所以說鄧悌貽害力行社，至大且鉅，冤死於長沙大火，亦不能減輕其罪責也。

中外文庫 古今圖書新編 定價柒拾元 謝康博士著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

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，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楹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沖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

徐世昌、鄭魯等名作，軼詩美不勝收。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